

# 逢君正当时

密谍卷



明月听风 著

碧玉小家女

「赖上」边关大将军

扮猪吃虎拼演技

不及套路得人心

悬疑·推理·权谋·反间

晋江超人气作家

明月听风

探案古言口碑之作

古代版《谍影重重》

凭女子之智勇

破细作疑云

以武将之威名

守家国万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  
明月听风  
著

逢君  
正当时

密谍卷  
①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逢君正当时. 1, 密谍卷 : 全2册 / 明月听风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594-0760-3

I. ①逢… II. ①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6068号

书 名 逢君正当时. 1, 密谍卷 (全二册)  
作 者 明月听风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策划 张才曰  
特约编辑 单诗杰 朱 雀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容 境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 670×970毫米 1/16  
字 数 666千字  
印 张 35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760-3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壹·中兰令  
..... 001

贰·红窗影  
..... 064

叁·误佳期  
..... 109

肆·入云楼  
..... 148

伍·探芳信  
..... 208

陆·解铃人  
..... 241

## 中壹 | 兰令



安若晨用布条勒紧了胸脯，深呼吸几口气，确认呼吸还能顺畅，于是继续穿上肚兜子，中衣，再把新买的素色衣裙穿戴好。

接着她拿起了她的包袱。

包袱特意包成扁长状，不会太鼓。她将包袱绑在身后，再穿戴上一件宽大的披风，遮得正好。

安若晨仔细照了照镜子，觉得自己看上去还不错。她满意了。深呼吸一口气，转身出门。

没有叫丫鬟，没有带随从，她一个人闲逛似的朝府侧门方向走。近侧门时停下脚步假意看了看花，眼角留意到门开着，门房正帮送菜的大娘抬筐子。

很好，正是机会。

安若晨摘了枝花一边闻着一边若无其事地往外走，出门时却碰巧门房放下筐子转头，看到她了。她对门房笑了笑，坦然大方地走了出去。

门房一时没醒过神，没问话没拦路。

安若晨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不敢回头，悄悄加快了脚步。耳里听得送菜大

娘催门房去请账房先生，门房应着“行，行”。安若晨暗暗松口气，再走几步，却听得门房奔出来喊：“大小姐，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啊？”

糟了！

安若晨装没听着，不敢跑，稳稳地继续走。只看背影那叫一个镇定自若。只是她自己知道，她希望走得快些，再快些。

竖着耳朵继续听，门房没再喊她，但安若晨知道，事情其实才刚刚开始。

所幸前头就是一拐角，一切都如计划中的那般。

安若晨拐进去，忽地开始撒腿狂奔，再奔过一个拐角，迅速掩进了一条暗巷里。

来不及喘气，她把自己贴在墙上缩在暗处。这时她听到了街口传来纷杂的吆喝和急促的脚步声。

“快，快，你俩往那边瞧瞧去。奇了怪了，怎地眨眼工夫便不见了。”

“你这废物，瞧着大小姐没带人自个儿出门，也不晓得拦她一拦。老爷知道了有你好看的！”

“那会子正忙，一时也没察觉哪儿不对。后才想起，我也叫唤了几声，又急急喊了人。”这是门房的声音，他正努力辩着，“大小姐看上去心情很不错，赏花闲逛来着，兴许只是出门走走，一会儿便回来……”

“少他妈废话，快找人。若是大小姐不见了，我们可都得吃鞭子。”

几个声音吵嚷着跑远了。安若晨闭了闭眼，心里默默为他们要挨鞭子说抱歉。

安若晨等了一会儿，估摸着他们走远了，掩在巷口仔细看了看。确定没人。她脱了披风，把包袱抱在怀里，走出了巷子。

一路疾行，小心观察，不动声色地避开路人注意。不多久，安若晨找到了她觉得合适的人选。左前方这位，打扮仔细，衣裳讲究，与她体形相似气质相仿，且看上去优哉清闲，似要在这街铺里头一家家逛下去的。她身边带着丫鬟，但无妨，大家只会记得最显眼的。

这时候府里一定翻了天了，她父亲定会派出不少仆役出来寻她。她须得抓紧时间。

安若晨四下看了看，微笑着走到那姑娘身边，把手上那件用金丝红线绣着富贵鸟吉祥树的披风递了过去：“姑娘，我家要办喜事，这披风大师开了光祈了福，嘱咐我要将福气传出去，方会有福报。我瞧着你甚有眼缘，印堂有光，眼眉喜气，定是福运之人，这披风与你再合适不过，便送了你如何？”

那姑娘一听这话，心中欢喜，再瞧那披风，质地颜色花样绣工均是上品，掩不住喜上眉梢。一旁丫鬟看着，也面露惊喜。安若晨见状，忙主动为那姑娘披上系好：“多谢姑娘成全，姑娘衣裳与这披风也是相衬，便带着这福气吧。”

那姑娘爱不释手地摸了摸披风，谢过了。安若晨笑笑，挥手告别，抱着她的包袱，穿过旁边一条巷道，朝南城门赶去。

一如安若晨所料，此时安府的家仆护卫已然在全城四处搜寻她的踪影。

家仆们于街巷里四下打听，可曾看到一位姑娘路过，她身着浅紫色披风，披风上头绣着显眼的金鸟红树。

不多时，还真有家仆打听到了。有商户指路，见到那姑娘往哪儿哪儿去了。众仆大喜，互相传话，往那方向奔去追人。一边追一边再打听，又听得路人说看到那姑娘上了辆马车。众仆呼啦啦赶紧也招呼骑了马出来的护卫速速追上。

这个时候，安若晨已奔至南城门外。

城墙僻角那停着一辆安若晨事先订好的农家马车，马车上装着一捆捆的草料。安若晨付了钱银，便钻上了车子。将将藏好，忽听得两个熟悉的声音从马车旁经过，竟是安府的总管事安平和他的贴身仆从。

安若晨的心快要跳出嗓子眼，紧张得手心直冒汗。安管事不是出城办事吗？怎地这般快便回来了？

这个安平对她爹爹最是忠心耿耿，也正是要将她嫁给福安县那个好色恶毒恶心的糟老头的帮凶。

安平的声音似就在马车旁，安若晨屏声敛息，大气都不敢出。

此次出逃，她计划许久，每个细节安排都颇费周折，如今都已到了城门口，胜利在望，绝不可在此处功亏一篑。

可安平竟似就在马车旁站着不走了，与他的仆从叨唠叨唠说个没完。马车一直没动，也未听到赶车老伯的动静。安若晨的冷汗下来了。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安若晨咬紧牙关一动都不敢动。既怕草料没掩严实被安平发现里头藏了个人，又怕赶车的老伯不够机灵要跟她招呼走不走的的问题。老伯若是一开口，她铁定要糟。

老伯什么话都没说，而运草料的马车也终于动了起来，安若晨的心跟着车子颠簸得一上一下的。

马车渐渐与安平他们拉开了距离，安若晨悄悄舒了口气。她从草料堆的缝隙看到，安平和他的仆从还站在那儿说话，想来是未曾发现她的踪迹。可这时一个家仆跑了过来，与安平说了些什么。安平顿时大惊失色。

许是在报告她外逃的事。安若晨想着。也不知那个披风姑娘有无拖延得他们一时半会儿。不过就算没用也无妨，她的马车马上就要出城门，他们不会找到她的。

正这般想，马车猛地剧烈一颠，车轮似是撞上块石头，安若晨差点被抛了下来。她摇晃着抓住了马车，稳住身形，可身前的一个草料堆却是滚了下去。

安若晨眼前顿然开阔，一抬眼，正对上了安平的眼睛。

两人均是一脸震惊。

安若晨大叫：“老伯，快跑！”

同时间安平也在叫：“大小姐在那儿！”

赶马车的老伯策马扬鞭，让车子迅速跑了起来。安若晨瞪着朝她跑过来的安平和家仆，心里念叨：“追不上，追不上，一定追不上。”

马车越跑越远，安平他们的身影渐渐变小。安若晨还没来得及松口气，竟见安平跑向了城门边的一辆马车。

车子拐弯了，安若晨再看不到安平他们的身影。但她的心慌得厉害。他们一定是要追来了，她不能坐以待毙。

安若晨把车上的草料堆整了整，然后让赶车的老伯在前面拐弯的树林路段停一停，待她下车后，请老伯继续全力赶路。

赶车的老伯应了，不一会儿车子停下，安若晨跳了下来，用力挥手让老伯快走。然后她躲在树林里等了会儿，果然看见安平带着他的随从和一名家仆驾着辆马车追了上来，他们一路追着老伯的马车而去，很快不见了踪影。

安若晨舒了口气，转身朝着树林下方跑去。

她还不能完全放心，她的脚程不够快，那个赶车的老伯未必口风紧，待安平追上了他也许就会知道她在此处下了车，那他们还会继续追来。她得赶紧跑，从这树林往下，便到了山下的另一条路，如果她走运，也许能坐上别的马车，逃离这个虎口。

安若晨向来不是个悲观的人。

在她小时候，她爹娶了二姨娘、三姨娘，甚至四姨娘、五姨娘，她亲娘以泪洗面，已近绝望。她却觉得这只是让人认清她爹没良心没情意，可是日子还该过下去。

后来她娘死了，姨娘们暗地里欺她，她的爹爹对她不闻不问。她的老奶娘天天悲苦难过，为她担心。她却觉得家里现在还不少她一碗饭，日子还能过下去。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她渐渐长大了，她积极地想为自己谋个出路，但好姻缘不是她想要就有的。好人家看不上她家，巴结她爹的看不上她这失宠的。自然，她也看不上他们。最后，拖到如今，前日她刚满了十八，这年纪若还未嫁，该惹闲话。

可她爹是不怕闲话的，因为他竟然想着用她讨个好处，把她嫁给福安县那个已过花甲之年的钱裴钱老爷做填房，换个生意机会。

安若晨不知道她爹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屎。



且不说那钱裴虽有钱有势人脉通达但名声烂得不如阴沟里的老鼠，就说钱裴那年纪，能当她爹的爹了，她爹居然还想让人家做女婿。

定亲的消息传来，奶娘丫鬟们哭成一片，可安若晨没有哭。她没有时间哭。她知道，是该到她行动的时候了。自十岁那年她娘去世，她便预料到她也许会有今天。所以她把握了一切机会了解城里城外的地形，她存下了每一个她能存下的铜板，她学习女子能独立谋生的手艺。她结交友人，探听路子。

日子是要过下去，可是不一定得在老鼠窝里过。

安若晨觉得，天无绝人之路。所以虽然她从未离开家宅太远，但她还是很果断地出逃了。

安若晨一路往下奔。这林子挺大，山也颇有些陡。眼前是一片斜坡草地，跑过这草坡便能下山了，到了山下，她定能找到个好机会……

脑子的主意还没想完，安若晨脚下绊到了一块石头。她摔了个狗啃泥。可这不是最糟的，山陡坡斜，这跌势竟停不下来，她连滚带爬似的一路翻滚往山下摔去。

天旋地转，头晕眼花。

安若晨惊声大叫，脑子里有两个念头。一个是石头为什么总跟她过不去？另一个是幸好裹了胸。胸大误事，亏得她早做准备，不然这一路碾下来，这胸的后果当真不堪设想。

“砰”的一声，她滚停了。脑袋冲地，额头一痛，她好像又撞到了石头上。

安若晨是不说粗话的，所以她一边揉着脑门抬头，一边念叨：“猪狗牛羊鸡鸭鹅。”

“呃……”原来不是石头，是一只脚。穿着硬邦邦锃亮亮的靴子。

“……”就算是靴子，也不能硬得跟石头一样。

安若晨顺着靴子往上看，粗壮的大腿，结实的窄腰，衣料子也掩不住的精壮胸膛。再往上，是一张刚毅冷硬如石凿的脸。

那张脸此刻正俯视着她，没有表情，不惊讶不疑惑不愤怒，好像凭空滚下来一个姑娘趴在他的脚下，对他来说相当于什么都没发生过。

等一下，不是趴着。

是跪着！

安若晨猛然醒悟过来自己姿势不雅，手撑地面正待爬起，眼角余光却发现了什么。她迅速转头，这一看，目瞪口呆！

路的那一头，竟然密密麻麻或坐或站着一大群兵大哥。人数之众，超出了安若晨一眼能估量出数量的范围。更吓人的是，兵大哥们此时安安静静，全都一脸趣味地看着安若晨与那个石头脸汉子。

安若晨僵住。

天老爷，一大群汉子就这么目睹了她狼狈滚下山来利索地跪在一个汉子的脚下！

安若晨脸似火烧。

尴尬得内心似有千言万语咆哮，却半个字都说不出来。用“猪狗牛羊鸡鸭鹅”都无法表达她心中的半分懊恼。

当没摔过没跪过可以吗？

安若晨再看了看那大汉的表情，然后自行决定：可以！

她火速爬起，看到她的包袱摔在那汉子的脚边，正欲弯腰拿起继续逃，却听得身后坡上一声大叫：“大小姐！”

安若晨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她没有回头看，她的脑子飞快地转着。

怎么办？

现如今撒腿就跑肯定是跑不过了。而且，她不能让他们回去跟爹爹报她携物潜逃，那样她铁定会被没收所有东西，锁在房里直到出嫁。她不能陷入如此被动等死的局面。

这次没逃成，还可以等下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她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安若晨紧张得喉咙发紧，她听得身后安平他们一边唤她一边冲下山坡的声音，微转头，看到了路对面连绵一大片兵将队伍中高高飘扬着许多旗帜，最前头那面黑底红字大旗甚是醒目。那旗子上，绣着一个威武的“龙”字。

安若晨猛地反应过来面前这大汉的穿着——武将官服。她一把握住了汉子的手：“龙将军，我可算是见着你了！”

话音刚落，安平等三人也正好站到了她的身侧。

安若晨似是没注意到他们，大声响亮地继续道：“素闻龙将军大名，小女子仰慕已久。虎头坡上一人灭杀百匪救下村民，铁树岭上带十余兵将击退敌军千人威震天下，白云河上以船布阵守住宁城智谋过人，这一桩桩一件件我可是听了不下百遍，心心念念只盼能见将军真容。老天有眼，让将军来我们中兰城。小女子历尽周折，才能赶来此处见将军一面。如今得偿所愿，再无遗憾，真是佛祖保佑。”

她一鼓作气，胡说八道，还流畅得不像话，眼神之热烈简直没羞没臊。两只手还用力捏着这“龙将军”的手掌。

这段日子在中兰城里传得甚是热闹的大消息，威名远播的护国大将军龙腾将带兵驻守他们平南郡。中兰城里张灯结彩，装点一新就是为了迎接这位大人物。所以面前这位就是他吧，是龙将军吧？

安若晨仔细打量这汉子的容貌。二十多岁的年纪，浓眉大眼，鼻梁挺直，微薄的嘴唇显得有些严厉，满脸赶路的风霜但仍威武英俊。

安若晨的心怦怦跳，倒不是被他俊得，而是这人年纪太轻，与传说中战无不胜的勇猛将军形象实在有些不搭。万一她叫错人了呢？

听闻军中会有不同官阶的大小将军数位，又有什么主将偏将云云，说书先生说这些时她总有些弄不清。她见识少，也不知晓面前这官服究竟是什么官阶的。

安若晨一瞬间已在脑子里转过几个不同的对策来。

而这将军脸上表情终于有了些许变化，他抿了抿嘴角，挑高了一边眉。

似笑非笑。

安若晨的心跳得更快，她看不出这表情里的意思。是揶揄她的失态，还是嘲笑她认错了人？

可戏还得演下去，不然会露馅。安若晨可没忘了安平和仆役们还在一旁站着呢。

安若晨很果断地一脸娇羞，猛地放开了那汉子的手，娇声道：“哎呀，小女子一时激动忘形，失了礼数，将军莫怪。”

对策一，花痴闹疯病，没人搭理，那她正好顺势告辞。

可这时候两个卫兵赶到，似是终于回过神来了，将安若晨一挡，喝道：“来者何人？竟敢惊扰龙将军大驾。”

原来真是龙将军！安若晨松了口气，扑通一声利索跪下：“小女子不懂事，冲撞了将军，将军饶命。”

对策二，若有人喝阻，赶紧认罪。

安平等人原本呆愣愣看着，一见安若晨跪下抖着求饶，也吓到了，赶紧跟着跪：“小的安平，是中兰城安家的管事，这位是我家大小姐。莽撞失礼，将军莫怪。”

龙腾龙大将军威名人人皆知，他领兵到此驻防也是本郡的大事。这些日子当真是满城热议此事。他们安府自然也闻讯而动，老爷安之甫早早准备，与城中各权贵富商商议多次，大家皆欲巴结讨好，对设宴拜访送礼等事都有安排。

只是按郡府衙门那处给的消息，龙大将军该明日才到，怎地今天便在此处了？

安平相当紧张，大小姐冲撞了将军，可别惹下什么祸根。但如今将军就在眼前，他们安府比别人家早一步见到，却又是机会。

安平赶紧拿出平日里八面玲珑周旋应酬的手段，拼命一通说，什么久闻将军威名，不只大小姐，他们安府上下皆对将军仰慕，老爷备了好礼，设好佳宴，若将军能拨冗屈尊大驾光临，安府定然蓬荜生辉。将军一路辛苦，今后又得要为边境安危操劳，他们老爷已是做好准备带着府里上下要为将军尽一份心力。今日相

遇当真是巧，望将军大人有大量，勿怪罪他们。

安若晨在一旁低首垂眉，一副乖巧模样。安平说得一句，她便帮腔应着“嗯”“甚是”云云。

对策三，莫出头，靠边站。静观其变。

安平费了半天口舌，这龙大将军终于说话了，他对卫兵道：“无妨，让他们走吧。”

甚好甚好，安若晨伏低身子行礼，掩去面上喜悦。

对策四，能走即走，切勿逗留。

安平在一旁也忙磕头道谢告辞。安若晨克制着自己的目光，从头到尾都没再看她那包袱一眼，所幸走得远了，并无人叫住她让她拿走她的包袱。安平似未留意这个。安若晨低头垂目，专心走路。

山坡下，龙大将军招手唤来一兵士：“换个便装，悄悄跟上，看他们到何处去。”

兵士领命速去了。

龙大将军看着那几人的背影，若有所思。

脚下是平南郡地界，再过三五里，便是中兰城了。

平南郡是萧国边郡，邻近南秦国。中兰城是平南郡的郡城。

南秦与萧国二十年前也曾因资源的抢夺打过几年仗，之后两国谈判，定好条约，和平共处相互交好已十余年。但今年，南秦那头却是闹了几桩事。

如南秦游匪越境劫杀大萧村民，抢劫村民财物掳奸妇女，平南郡出兵平乱，剿匪情况却不甚乐观。南秦矢口否认此事与他们有关，更不承认窝藏游匪，反称是萧国匪类所为并窜逃至南秦境内，南秦也在彻查，要将这些游匪灭杀驱逐回萧国。

另一方面，南秦也就边贸关税、两国协议特供商品等问题多次向萧国提出抗议，一改从前和顺态度，要求中多有苛刻条件及刁难意味。

再者他们与周边各国频频交好，态度暧昧，尤其突然似与东凌国结盟一般亲近，而东凌又正是萧国的另一边境相邻国。

这期间萧国还接到探子密报，南秦正秘密向边境地区增发军队。萧国就此事交涉，讨要说法，南秦却声称是为了剿匪，并委婉警告萧国勿要借匪类伪装侵害南秦边境利益。

这些状况都隐隐透着危险的意图，引起大萧皇帝和众臣的警觉。

于是护国大将军龙腾领了皇命，带兵赶赴平南郡镇守秦萧边境。

龙腾的祖父龙軼是开国将军，为先皇打下了江山，父亲龙胜是威龙将军，战功赫赫。龙家军的威名朝野皆知，天下闻名。可惜龙軼、龙胜均战死沙场，龙夫

人随即也病逝，留下了龙腾三兄弟。龙腾身为长子，子承父业，征战南北，皇帝有感龙家护国有功，赐名龙腾护国大将军，官阶与父亲龙胜一般奉为二品。这般破格厚待抬赏，自然惹了朝中政敌非议，但龙腾领着龙家军战功显赫，政敌虽不服气，却也拿不住什么利害把柄。

龙腾是龙家三兄弟之首，旁人说起他，皆是以龙大爷、龙大将军相称。甚至同僚都称他为龙大，名倒是唤得少了。

要说龙大领兵进驻平南郡，事前准备是做了不少。依他的经验看来，南秦的这些举动颇是微妙。

大萧境内有丰富的铁矿资源，铁钢除了农耕和日常用途外，亦是兵事重要所需，因而周边各国一直虎视眈眈。大萧也很是重视，为保和平订立协定，限额交易，既摆出部分铁石卖给各国，提供农具助其生产发展，又加以限制，防止各国在军事装备上的扩充。这些年不论各国肚子里打的什么主意，但明面上都是遵照协定行事，未起什么大争端。南秦突然对铁石限额提出抗议并迅速与东凌国结盟，这其中意图自然耐人寻味。

龙大派了属下先行出发，乔装潜入南秦，联络大萧在南秦布的探子，探听军情。另又遣了人人平南郡，看看在龙家军进城之前，郡里各处都有何动静，探查是否有南秦细作。南秦这般挑衅，若有意交战，自然是做了准备的。

龙大领着将兵们日夜赶路，临近城营时让大伙儿歇了歇脚。他自己站在一处山坡下，思索着驻军后的军务安排。两日前，他在途经的驿站接到佚名密报，报信人只悄悄留下信件写着“龙腾大将军亲启”，驿站的驿丞对凭空冒出来一封信很是诧异，但也不敢私拆，等得龙腾将军到了，把信交给他。

信里只有七个字——中兰城中有细作。

未具名，未点名，很是神秘。龙大认真看信，暗忖这事倒是有些意思。既要说有细作，又不说是谁。这是何意？细作潜伏讲究的就是不动声色，不引人注意，这才好打探情报。而这七字报信，不论是挑衅还是报信，都并非明智之举。

再看那字迹，一笔一画很有力道，却透着些娟秀。似女子笔迹，抑或故意伪装如此。

龙大在驿站等了半日，未见有何异常动静。嘱咐几位兵将留心，但一路行近中兰城，也未有人再留信或是试图接近他。

直到刚才，坡上呼啦啦滚下一个姑娘。

气息沉沉，不会武艺，满嘴胡说八道，瞎编乱扯。他很肯定，她根本不认识他。她流利地夸赞他的那些战功事迹，全是沾点边不全中，她眼中透着小心警惕，哪有半点真心仰慕之意？谎话说得这般明显，她家那管事听不出来？

龙大低头看了看这姑娘故意遗留的包袱。命卫兵捡起收好，回头他须得好好

搜查一番。

这姑娘，就差额头刻上“可疑”二字了。

话说安若晨这边，偷溜出府，冲撞贵人，回府后自然是被罚了。

父亲安之甫在堂厅里问了事情原委，喝令她跪下，指着她鼻头一通骂：“你一姑娘家，当真没脸没皮，不知羞耻，竟然敢偷溜出城冲撞将军大人，礼义廉耻呢！我们安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安若晨捂脸羞愧悔恨模样哭道：“女儿错了，女儿一时糊涂。”

原来他们安家还有礼义廉耻这东西呢？呵呵。

安若晨哭得很是诚恳，抬起头来眼泪汪汪可怜巴巴：“女儿再不敢了，请父亲责罚。”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她忍得住。

安之甫还未及说话，安若晨又抢着道：“只是今日还真是碰巧，女儿记错了日子，却这般巧真遇上了。平叔也得了机会与将军说了好一会儿话，将军肚量大，未曾怪罪于我，也记得我们安家对他有心。女儿虽有错，却也未坏了爹爹的大事。”

安之甫一噫，这倒是的。虽然他与他的好些贵商友人热议如何讨好招待龙将军，但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将军身负皇命而来，又驻在军营重地，岂是他们寻常商贾得见的？但平南郡素来官商交情不差，互有照应，别人寻路子巴结去了，他安之甫自然也不能落于人后。

这段日子安之甫为龙将军入城后如何能见上一面表个姿态愁心，不料女儿误打误撞却将这事办成了。

安之甫沉默了一会儿，挥挥手，正想算了，让女儿滚回房思过去，真是烦得见她。可这时候二房谭氏却说话了：“坏未坏事还未可知，龙将军虽不怪罪，可心里还不定怎么瞧咱家呢。若以为咱家都跟大姑娘似的无礼无耻，心中鄙夷，又或是以为大姑娘故意冲撞是老爷支使，心中恼怒，那可怎么好。老爷一切安排妥当，若被这事搅黄了，当真冤得很。还有钱老爷，若是他知晓大姑娘干的这等轻贱无耻之事，起了怒，不要她了，毁了婚约，那玉石铺子还开不开？再有，大姑娘自己没羞没臊，可曾为老爷想过，逃家奔出城看个男子，得罪了将军，传出去还了得？谁人还愿与老爷结交？老爷既丢了颜面，又失了财路，这后果大姑娘担得起吗？”

安之甫越听越怒，大喝一声：“拿家法来！”

安若晨伏地痛哭：“二姨娘教训得是，我太过愚笨，我错了。”

认错认得爽快，谭氏悻悻然，倒不好再说什么。但安之甫火气已被撩了起来，家法板子已经送到。谭氏看着，抿嘴暗笑。

安之甫拿了家法，安若晨静静伏在地上抽泣等抽。安之甫的火气又没那么大

了。挥手落板，安若晨身体一抽，一脸痛苦哀叫。安之甫顿觉气解了不少。四板子打下去，觉得可以了。

“若是再犯，便有你好看的！”他骂着，瞪着安若晨，“滚回你屋里去，没我的允许，不得再踏出家门一步。”

安若晨诺诺应好，在丫鬟的搀扶下艰难站起，一步一挪回房去了。要装得很痛，所以走得慢，出了堂厅还听得安之甫对众人喝：“今日之事，谁都不许往外说。”

安若晨终是松了口气。她知道她爹和安平对她离家之事也有怀疑，但她两手空空，不像是逃家的准备，而且披风送人她那套说辞也站得住脚，因她之前真的去庙里求福祈愿，能拉出来的证人不下十个。而她对与钱老爷的婚事一直是乖巧温驯的态度，她自觉掩饰得还算不错。

总之，她犯了花痴失心疯想见英雄的理由勉强算合理。但她也不能掉以轻心，还得再做些事打消爹爹和安平的疑虑。反正在他们眼里她一直是没用的东西，她能够应付过去。

她还有机会，她还要逃。

太守姚昆得了城门监尉的报，说龙家军先遣兵队两万人马已到城外营地，而龙大将军领着一队人马正欲入城。姚昆惊得匆忙领众官员出城门迎接。

这将军很是任性啊，明明按驿兵报的脚程该明日中午到，他自行提前，还不通报。累得郡里上下准备了许久的相迎礼数都未能用上，郡中各县的县令及各官员原定明早入城相候迎接，这下也是错过了。且将军似乎不那么和蔼可亲呢，居然寒暄客套都懒得，对完符令，便要领兵入营。还道宴也不必吃，兵将刚入城，还需安顿整训，之后待官员到齐，再行议事。

总之原本想着要巴结这二品大将军的人颇失望，而太守姚昆稍松了口气。八年前他赴京时见过龙腾一次，那时龙胜大将军仍在世，龙腾十七岁的少年郎，端着张年少老成的严肃脸，如今少年已成青年，个子也高了，官也大了，仍旧是张严肃脸。

不过严肃有严肃的好，姚昆觉得武将莽夫单纯些，不斗心计，不借机来整治他这平南郡挑他的错处，便是好的。总比那些不好好打仗，成天思虑着斗权术的强。

驻军的总兵营在中兰城外东南二十里，原是郡兵营地，如今已扩建搭营，做好了准备。太守亲自领着龙大，与都尉候立良营门前相见，龙家军与平南郡兵各自列队，候立良与龙大对好兵符，郡兵军中各官将尉丞依次上前向龙大行礼。

郡军那方的长史手捧兵马册，兵曹丞手捧兵事防建图册等，上前与龙大施

礼，龙大将东西接过。令兵击鼓吹号，旗兵将萧皇令旗、京军御旗、龙家军旗等插到了营门、营墙、营楼之上，表示龙家军奉皇上之命驻守边境，入驻此营。由此刻开始，一切边防驻军军事之令，皆由护国大将军龙腾管辖。

军乐奏完，旗兵领头，各营队入营。众兵将排整军容，分营列队，插旗布哨，点火设岗。龙大领将一一巡察。所经之处，兵士们大呼口令，精神抖擞，全无长途跋涉的疲态。太守姚昆与都尉候立良互视一眼，颇有些压力。

龙家军威名，果然不是虚传。

一切安排妥当，龙大与姚昆、候立良等人一起简单商议了边境防事，南秦的动静等等。

姚昆与候立良看法一致，游匪之事，南秦定是包庇私藏了那些匪类，他们正欲向大萧讨要好处，若承认游匪是南秦人，自然下不来台，条件也不好再谈。故而一直压着此事。游匪也定是明白了这一点，才偷袭村落后潜逃回南秦。

而要说南秦敢不敢入侵萧国。姚昆认为是不敢的。

“我大萧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军备远超南秦。南秦自然明白实力悬殊。东凌是小国，南秦舍我大萧讨好东凌那可非明智之举。依我看，南秦不过是摆个姿态，想吓唬吓唬皇上，放宽铁石限量，减低交易价码。我听说，南秦这两年粮食收成不佳，但玉石买卖收益却是越来越好。其中通过我这平南郡进出的玉石生意就不少，他们关税收得可不低。若是有意攻打大萧，那岂不是既丢了铁钢又失了钱财。败战之国，还得让利求和，届时民怨载道，臣子异心，南秦皇帝年纪虽小，但也没那般傻。东凌给不了他们什么，只不过是拉着一起摆个姿态演场戏罢了。”

候立良也道：“据探子报，南秦确是向边境增派了军队。我们也与对方交涉，加强防范。但对方反而声称我大萧游匪窜入其境内，这些人身份不明，他们不得不防。他们还告诫我们勿耍这些小心机，他们不怕挑衅，让我们勿轻举妄动。言下之意，倒是指责我们心怀不轨了。”

龙大问：“除了往边境派兵，探子在南秦可还探到什么消息？”

候立良摇头：“那倒是没有。未曾有他们意欲进犯的确切消息。”

龙大不再多言，他初来乍到，还是要等待更多的查探结果才好下判断。

龙大回到营房，一堆卷宗已在等他审阅。刚刚入营，琐事繁多。各营各队各伍都有组织，一入营后就开始按职责分工处理军务。外围防建状况，需要增修补缺的，增加石泥干草的，还有营楼监哨安排，水粮饭食、兵器修整、马匹安置，操练场地和人员，巡察轮班安排，口令请牌情况等等，这一会儿工夫各营已经交了上来。长史阅过，分类摆在龙大的案上。

龙大粗略阅了，再看了后头的八万军的行程通报。那八万军，由他麾下的几位将军领着，八日内会到达。此次驻守未有归期，太守姚昆依规在中兰城内为他



设衙府，方便他于城中理事。府宅的图纸、人员安排等也有公函文书。龙大扫了一眼，放至一边，那名叫紫云楼的府院离东城门不远，除了六个大院子三十余间屋子供将官居住办公所用外，甚至还设了衙堂、哨楼等，很是周到。

龙大将所有公务之事处理完，抬眼忽看到墙边桌上放的包袱。

嗯，那个假装仰慕他要见他的姑娘。

龙大过去将包袱打开了，把里头的东西仔细审看一番。

钱银、衣物、干粮，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像是普通旅程行囊。

龙大挑了挑眉，这是何意？

他将所有衣物都仔细搜查了一遍，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信。

难道真是逃家？

这倒是有意思了。

安若晨这几日皆未出府，事实上，头三日她连房门都未曾迈出过。

避开风头，莫要引人注意这道理她是晓得的。三日来平静无波，没人找她麻烦。可第四日，她爹忽然杀上门来将她痛斥了一番。

骂她的原因其实挺简单，安若晨一边挨骂一边套话三两下就搞明白了。就是那龙大将军都到中兰城三日了，可除了第一日与太守等人议过事，其余时日，均在兵将驻地操练兵阵，对任何邀约宴请均是拒绝。安之甫这三日一直没摸着拍马屁的门道，那些与他结伙想一起讨好处的也都未能顺遂，大家很是不悦。

四姨娘段氏昨夜里趁机在安之甫耳边吹了枕边风，说许是安若晨那日冲撞了将军，所以有此结果。又道安若晨成日看些污书秽文，以致无礼失德，惹下大祸，也不稀奇。

安之甫最是受不得撩拨，如此积了一肚子气，也不想龙大将军这数日均操兵练阵处理军务，不见的又不只他一家，况且不相干的官员都未曾见，何况他只是商贾大户，又哪里排得上号。总之气撒在这大女儿身上便是。

安若晨探得缘由，松了一口气，不是怀疑她出走逃婚便好。这几日她提心吊胆安分守己就是怕她爹回过神来琢磨着事情不对。还好还好。她爹一如既往，保持住了聪慧的水准。

安若晨照例掩面抽泣乖巧地听父亲喝骂。四姨娘会抓住机会摆她一道这个她心里有数，总拿她看闲书来做文章让她被教训也确是四姨娘的惯常手段。因她小时骂过四姨娘一句“大字不识，村姑蛮妇”，四姨娘便记恨到现在。尤其恨她看书，仿佛她看书不是为了看书，而是为了提醒她四姨娘不识字一般。

安若晨在指缝里看着四姨娘段氏倚在她房门口一脸讥笑，不由得心里叹气，小时候当真是不懂事的，不知道能屈能伸的道理，火气太大，隐忍不够。所幸她